

清河文艺丛书

武林传奇

第三集

神拳霍梦魁



神 拳 霍 梦 魁

顾 民

得赏识学练太极拳
第一回：遵教诲苦下十年功

霍梦魁，一八九四年生于河北省清河县前倪村一个小康家庭中，他幼年时，体质孱弱，骨瘦如柴，唯独两只大眼生得出奇，说话做事，两只大眼一忽闪，常有毫光四射，如鬼火一般，又因他排行二，所以外号人称“二鬼火”。他学拳也是因眼得福。

他有个姐夫，名叫葛老显，清河县葛村人氏，家中殷富，自幼酷爱武术，早年曾习练洪拳、炮锤之类，后去广府李家，学练太极拳。一去多年不曾返家，深得李家太极真传。葛老显回家时，正置霍梦魁十三岁。葛老显去看望多年不见的岳父母，梦魁为姐夫斟茶满酒，招应十分亲热，葛老显不由得仔细打量起这位内弟来，但见他，椭圆脸型，浓眉大眼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小鼻子又直又正，一张小口，唇若点朱，两耳垂肩，手臂细长，膀肩虽不宽阔，但腰杆很细，确是难得的一块武功料子。又见他不时的眼放毫光，这是练多年武功，也难达到的神目。看罢多时，葛老显开言道：“岳父大人，请问内弟现攻什么课目？”岳父道：“还提他呢！上学是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脑瓜虽然聪明，就是不务正业。”葛老显道：“我看内弟倒是个聪慧之人，如不愿学文，就让他跟我练武吧，当今社会，文武都一样，哪一样学好了，也能安身立业。”梦魁听了，非常高兴，拉住姐夫的手不放，口中叫道：“姐夫，我早就想跟你学拳了，只是你不在家，叫我好想得慌！”父亲见他愿意学武，自然也是满

心高兴，于是道：“如此，就好好随你姐夫练拳，切勿偷懒”。梦魁道：“不消爹爹吩咐，我晓得！”于是梦魁拜了姐夫为师，开始学习李家太极拳。

这梦魁甚是聪明，更兼学拳专心，深受葛老显喜爱，故将太极真谛，言传口授，全教给了梦魁。习拳三年后，又教他太极剑，太极刀，左把杆等太极器械，葛老显见梦魁身形灵便，动作敏捷，又将自己的一绝：“醉八仙剑”也传给了梦魁，梦魁欣喜若狂，每日除了练拳，就老爱演练那套八仙剑。第四年头上，葛老显因家中买卖在河南出了差子，告别梦魁要去河南，临行告诫梦魁道：“习拳练武，主要健体防身，不得恃武欺人，更不准招摇显能。太极功夫更不比洪拳之类，那外家拳学个三年五载便可动手伤人，这太极拳是心意拳，不到功夫，不显效果，有道是：太极十年不出门，功深日久必随心。练成混元一口气，走遍天下无人敌。”梦魁道：“姐夫放心前去，弟弟一定精心修武，不惹是非。”葛老显这才告别梦魁，奔了河南。梦魁谨遵教诲，果然是闭门演武，直至二十三岁，街坊乡里尚不知梦魁会拳。

俗话说：“铁棒磨成针，功到自来成。”练到十年头上，梦魁自觉力量剧增，常将院中的石碾子在怀中拔弄，一点也不觉费力。

这年夏天，梦魁取一草苫，在西房背阴处睡午觉，几位邻居也在他家大门楼下乘凉，忽见一只大花猫纵上房去，从西房沿上向北房走去，不料蹬动一片活瓦，花猫受惊，一纵上了北房，这片瓦一翻，直向梦魁砸了下来，几个邻居齐道：“不好，瓦！”梦魁早有警觉，“啊”地一声发动，那片落在肚子的瓦，反被弹起一房多高，梦魁一个“鲤鱼打

挺”，站起身来，伸手把瓦接在了手中。众人道：“好险！真没料到梦魁竟有如此手段。”梦魁付之一笑，并没多言。

又过了一年光景，姐夫归来，梦魁去葛村探望姐夫，姐夫让他演练了所学武功，见他功力倍增，内心大喜，这才逐式解说，讲演技击功用，传他太极散打，推手等二步功夫，如此又是三年。梦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隔不几天，就脊梁痒得难受，先是自己脱了褂子，去树皮上蹭，结果多年的老槐树被他一蹭就掉一块皮，还是不解痒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找几个壮小伙子，把新砖磕开，用新砖碴为他砸脊梁。实际上，这是练发功所致，没有对手，功力发泄不出，在脊背处发作，以致奇痒。这样一来，梦魁会拳的事，瞒不住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村里人都晓得梦魁会拳了。梦魁想，人们知道怕啥，练拳又不是坏事，只是不惹是非就是了，干脆不瞒了，人们叫练，就练一趟，既可以为人解闷，自己也练了功。俗话说，人怕出名，鸟怕出头，梦魁不露武艺还则罢了，这练拳的名声一传开，到惹出一场祸事来。正是：十年苦练平安度，一旦露艺惹祸端。毕竟梦魁惹了啥祸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：遭嫉妒初试太极艺 竞武技四胜郭之镖

且说前倪村西，王家大户人家，有几个纨绔子弟，曾拜白佛庄郭之镖为师，习练华拳。这郭之镖乃当时官府镖头，武功非凡，十八般兵器，样样精通。因与王家有亲，故而传了这几个富家子弟。俗话说，名师出高徒。王家兄弟几人，功夫也自不浅，王云昌人称“双刀无敌”，王雨昌人称“精子王五”，王华昌人称“花枪太岁”。他们不但自己演练，还教了一帮徒弟。开始还算安宁，后来就动不动滋事打人，试试他们的武功。因王家有财有势，村中人都不敢惹，挨了打，也只能忍气吞声，有泪肚里流，有冤心中忍。村东头，差不多都是贫雇农，尽些些穷人子弟，三六九的被村西的小拳痞们打一顿，挨了打，大人还要去跟王云昌说好话：“孩子不懂事，惹大少爷生气，望大少爷看在大人面上，饶了孩子吧！”如果带着礼物去，王云昌倒也笑脸相迎；若是空手赔不是，则免不了要挨一顿臭训。对此，穷乡亲敢怒而不敢言。

梦魁会拳的消息一传开，村东穷户人家十分高兴，有不少人找上门去，要把孩子送给梦魁作徒弟，梦魁开始说啥也不肯应，只推说：“我乃初学乍练，功底很浅，怎敢收徒！”实际上有几个家长与梦魁很要好的青少年，已暗地里跟梦魁学起了太极拳来。

一九一〇年八月的一天晚上，人们都在村中大庙台下乘凉，这大庙台斜对水簸箕口，往前是个三四亩大的大湾，湾

中清水闪波，微风吹来，凉风爽人，更有三棵大槐树遮阴，真是一块避暑宝地。吃罢晚饭，梦魁也来庙台上乘凉，刚同乡亲聊了几句话。就见王云昌、王雨昌一行六人，向庙台走来。王云昌打个箭步，纵上庙台，往人群中搜看了一番，见梦魁正坐在大槐树下聊天。于是凑过来道：“梦魁，你不是会练太极拳吗？走一趟，让我们见识见识。”梦魁不想跟这种人纠缠，于是道：“王少爷，莫听他人传言，我刚学了个三招两势，怎敢献丑！”王云昌那里肯依，说道：“切勿谦虚，我等一定要看。”庙台众乡亲也巴不得梦魁露两手，镇住这帮地痞，也一齐怂恿道：“既是王少爷看得起你，你就走一趟，也让我们开开眼界。”梦魁拗不过大家，只好纵起身形，众人自觉的让出庙台上一块空地来。王家六个子弟，也一齐围上来，看梦魁练拳。梦魁双手抱着拳道：“献丑了，众位莫见笑。”说罢，站定方位，气沉丹田，起式练拳，先打左右拦雀尾，又拉单鞭紧相随，转身扎起提手式，接着又练白鹤亮翅。……，但听得骨骼响动，又见他动作紧凑，演练起来犹如行云流水，连绵不断，脚步轻灵，恰似猫行，开合相兼，快慢有致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叹为观止。还未等梦魁练完，王云昌用鼻子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我当什么样的太极拳呢！原来是一副拉屎的架子！”梦魁正置年青，心目中对此拳十分酷爱，哪里能容他诽谤，当即收式道：“王少爷，切莫出言不逊，各拳自有长处，你干嘛要骂人辱拳？”王云昌道：“今日倒要领教领教你这太极拳的长处！”高叫“接招”，一个“黑虎掏心”直对梦魁捣来，梦魁顺势一接，翻手一按，一个“拦雀尾”的招数，看起来没用多少力，王云昌却犹如腾云驾雾一般，身不由己飞下庙台，仰面

跌翻在簸箕口里。跟随王云昌来的五个王家子弟，一见少爷被摔，大叫一声：“上，给少爷出气！”忽啦围住梦魁，挥拳飞腿乱打一气，霍梦魁毫不惊慌，挥“云手”化过两拳，双撑一抖，又有两个家伙跃出三丈开外。王雨昌一个箭步自背后窜上来，兜后心就是一拳，梦魁身形一转，一个“撒身锤”的招数，右拳一磕来拳，左拳早打在王雨昌脸上，王雨昌立脚不住，跌下了庙台。接着，梦魁又把另外两个人也打翻在地。梦魁道：“王少爷，不是梦魁不讲面子，实是你等欺人太甚！我也告诫你们一声，再若来我东头惹事，莫怪梦魁出手无情！”王云昌恼恨地道：“姓霍的，你等着，有你吃苦的时候！”说罢悻悻而去。

梦魁当时并没在意，转念一想，对了，他们可能要去搬请郭之镖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第二天一早，王云昌带着三个挨揍的子弟，奔了白佛庄。梦魁知道闯祸了，赶忙命自己的爱徒霍福成，去葛村请姐夫葛老显来商量对策。

时至中午，县太爷与郭之镖带着三十多名徒弟，扛着枪刀剑戟等兵器，骑马来到前倪村。村中主事人，赶忙把县太爷请进庙中大殿，作了临时公堂。不一时，就有村人来喊：

“县太爷传梦魁去回话。”此时葛老显已赶到梦魁家，听得传梦魁，怕他年青莽撞，自己也跟去了。来到大殿，见过县太爷，葛老显向前赔礼道：“是葛老显管教不严，一时失手，跌了郭镖师令徒，我首先赔罪。”县爷没答腔，郭之镖却开口道：“既是令徒出手不凡，想来葛师傅定是功高一筹了。今日当着县太爷，咱们立下生死文书，定要见个高低，望葛师傅勿吝赐教。”梦魁毕竟是初生手，不怕虎，高叫道：“比就比，还怕你不成！”葛老显见已无挽回余地，于

是道：“既是郭之镖师一定要比，我师徒一定奉陪！”说罢双方立下生死文书，上写道：“郭、葛二家，自愿比武，以决胜负。出手比武性命悠关，若有失手，生死勿论，订约人……”立据人签名画押，县太爷盖上官印。两家经过商定，把比武场设在村东马台子地里。

葛老显见郭之镖一方，人多势众，心中也觉空荡荡的，当即修书二封，让人去请自己的拳友严志高、尚若砥前来助威。二人接信火速赶到前倪村。此时，比武场已经摆开，设有两张八仙桌，县太爷坐在正中太师椅上，郭之镖坐在下首一张椅子上。左边摆开八张桌子，郭之镖的一帮徒弟坐在桌后；右边摆三张桌子，葛老显守了一张桌子坐了，梦魁气鼓鼓地，一脚踏着椅子，把手柱在桌子上生闷气。葛老显见严、尚二人赶到，连忙离坐相迎，梦魁也起身相让，二人坐在第二桌前，梦魁坐在第三桌前，静听县太爷下令，就要比武。

这县太爷虽是向着郭之镖，但郭之镖是否能赢，心中也自没底，苦思良久，方想出一个两全之计，于是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开言道：“比武竞技，不一定都要动手较量。我看你们双方，各显绝技，先自表演一番，较个高低。如分不出胜败，再动手比武不迟。”双方齐道：“遵命！”郭之镖暗地分派两个徒弟，也不知干什么去了。

郭之镖首先命“花枪太岁”王华昌演练“中平枪”。葛老显命梦魁练了一趟“左把杆”，严智高知道这杆子缠法出奇，见梦魁拧杆，功力深厚，于是去附近一堆麦垛中插了三根杆子，回来后，对县太爷道：“这左把杆子与太极拳一样，练的是缠丝劲，县太爷不信，可令梦魁去用杆子拔杆

子。”县太爷很觉新鲜，于是对梦魁道：“你去缠出来我看。”梦魁答应一声，来到垛前，看一个露出麦垛有三寸的杆头，把手中杆子一拧，一个箭步送上去，就见杆头一碰，拧成了麻花，梦魁瞬时收杆，“嚓”地声拔出一根杆子，看得县太爷也不住点头。如此这般，梦魁又连拔两杆，惊得郭之镖也目瞪口呆，口中不言，心中暗道，若要以枪对杆，我这徒弟的枪非得脱手不可。县令瞟了郭之镖一眼，郭之镖把头一低，自认输了一筹。

郭之镖又令自己得意徒弟王宜昌演练单刀。王宜昌这口刀耍得相当不错，但见他左劈右挂，缠头裹脑，呼呼生风。待其表演完毕，葛老显吩咐梦魁演练“醉八仙剑”。梦魁领命，来到当场，但见饮酒起试，演练起来，真乃是，头如波浪，剑似游龙，身如杨柳，脚似醉汉。摇身晃剑，横斩竖刺，升降自如；出于心灵，发于性能。跌仆滚翻，剑光一片，似波非波，似实而虚，声东击西，神鬼莫测。看得郭之镖又吸了一口凉气。

此时郭之镖的几个徒弟已赶回来。郭之镖一招手，但见一个徒弟举起一块人头靶来，郭之镖甩掉外罩，纵身跃入当场，抱拳对葛老显道：“郭某要比暗器，恕我先行一步了。”说罢转身就走，将至场边缘，郭之镖并不回头，反手从腋下打出一镖，接着叉步翻身，“嗖，嗖”又是两镖，出镖之快，实在令人叹服。耳轮中只听得“叭、叭、叭”三声，再看人头靶上，一镖托在嘴里，两镖扎在眼上，三条红绸随风摆动。郭之镖洋洋得意，看看葛老显道：“请葛师傅显露绝技。”葛老显从容地站起来，去兜中摸了一把，只见他在手一抖，三个圆溜溜的东西，脱手而出，直向面板飞去，

耳轮中听得“嚓、嚓、嚓”三声，三只钱镖，穿板而过，飞出好远，随着响声，三缕红绸飘然落地。郭之镖惊叫一声：“钱镖！”行家人都知道，飞镖实，钱镖飘，这种暗器没有好功夫，根本打不准。眼见得比暗器，郭之镖又输了。

郭之镖把脸一红道：“我们再比硬功！”说罢对徒弟一招手，两个徒弟抬过一条青石来，葛老显方才明白，适才郭之镖是让徒弟去取试手的家伙。但见郭之镖收腰坐胯，伸开右手，运气于右掌，高叫道：“看我单掌开石。”说罢在手一轮，口中喝叫一声“开！”“啪”一声把青石砍作两段。徒弟们齐声为他鼓掌。郭之镖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，也斜着眼瞅着葛老显道：“葛师傅，可否一试？”葛老显站起身形道：“怨我虑事不周，没带来试手的家伙。只是可惜了这八枚钱镖。”说罢自兜中抓出一把钱镖来，迭成一叠共是八枚，枚在桌角上，右手五指并拢，早把丹田气贯了上来，笑着对郭之镖道：“你能开石，我要碎铜！”说罢指尖向下对准钱镖戳去，只听“嚓”地一声，八个铜钱镖，碎为数瓣，桌面丝毫无损。县太爷看了吃惊不下，咳嗽了一声道：

“依本县看来，双方武功都很精湛，真要动起手来，必要血溅黄座，日后定要结成不世之仇，对双方都无好处。我看交手之事免了吧！”葛老显巴不得平安结束比试，于是道：

“县太爷明察，小民遵命。”“郭之镖自知不敌，也就坡下驴道：“郭某遵命！”双方相互施礼，烧了“生死文书”。郭之镖见葛老老显心胸宽阔，处事豁达，非要与葛老显结为生死交不可。葛老显见他诚心愿结友好，于是搓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结为异姓兄弟。徒弟们也拉手言欢，释了前隙。梦魁道：“王家兄弟，望你等以后，勿要以武压人，损害乡亲

为盼。”王云昌等人点头应诺，再也不敢恃武闹事了。正是，方见比武结怨恨，一经竞技释前衍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： 为抗日甘当保垒户 突重围血染七星剑

且说梦魁，自与那郭之鏢比武竞技之后，再没惹事，一心苦练太极拳，功夫日见精深。俗话说：“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”，一九二五年清河闹霍乱，梦魁父母不幸染病亡故，哥哥也与他分家另居。好在梦魁为人厚道，乡里人都敬重他，又兼不少青年人跟他学拳，也乐意帮师父的忙，地里的农活多是徒弟们帮着干了，他并没因家务缠身耽误武功。

梦魁全家四口人，他夫妇二人，两个女儿，地里略收收就够他们吃的，遇上丰收年就要卖些余粮，攒了七八年光景，梦魁竟盖起了一座二层土楼，成了前倪村独一无二的好宅房，实际上梦魁土地只有十几亩，并不富裕，据他所言是：“甘居人上，不居人下”，只是为了争气。

一九四零年，日寇践踏中原，霍梦魁这个民族气节刚硬的硬汉子怎能容忍，他经常流露出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，骂道：“宋有秦桧卖山河，今出老蒋毁家邦！东洋小鬼有何惧？全是蒋贼不抵抗。”他常对跟他学拳的青年人道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一旦国家用人之际，要学那岳武穆，奋中华民族之威，壮炎黄子孙之气，收复河山，报效国家。”

这年冬季，我党地下工作者，选定了前倪村这个偏僻的村庄作堡垒村。我地下党听人们传言，这霍梦魁非但武功惊人，而且很有民族气节，于是找他谈话。他听了我党工作人员的介绍，高兴地道：“我料定中国必要再出一个岳飞，这

毛主席才是唯一的真主，我打心眼里佩服。常言道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只要你们看得起我，虽肝脑涂地，梦魁决不含糊！”我区干部见他心地正直，就选他家做了堡垒户。召集各村地下党员开个会，只要说去前倪村楼里，不用打听，一寻就能找到门口。当时，各村的地下党员，大部分都是在梦魁这座土楼里入党的。

常言道：“缺一样不成世界”，自古如此。有忠必有奸，哪里出了共产党，哪里也会有卖国贼。土楼东邻就潜伏着一条毒蛇。此人姓霍名之洲，乃梦魁之同族。霍之洲有一小儿，自幼聪明无比，早年留学东洋，随日寇侵华返回中国，充当了日本翻译。但他从未回过家，只是秘密与家取得联系，又拉拢其父霍之洲当了情报员。“祸起萧墙”，此话一点不假。

话说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，宏毅县第三区的武装干部，都集合在前倪村梦魁的土楼上召开会议，传达上级抗日文件。霍之洲眼见得这些陌生人进了土楼，装作串亲戚，去王官庄日本警备司令部告了密。敌人调集了三百多鬼子兵，四百多黄协军，在第二天拂晓包围了前倪村，村周摆了二十四门小钢炮，准备将我抗日干部一网打尽。幸亏当晚散会后，人员大部分撤走了，只剩下五名区干部和两名通信员，留在梦魁楼里过夜，不然损失就大极了。

且说霍梦魁，家中住着区干部，他哪里敢放心睡觉？前半夜他瞭了半夜哨，散会后区长让通信员去替换他，他稍微合了台眼又起来了，提了七星剑在院中练起武来。天快亮了，他听得村外有动静，飞身上楼去知会区干部。上楼一看，通信员小王靠着楼窗正打盹，几个区干部睡得正香。他

叫醒区长道：“区长，快醒醒，我听得村外有动静，你快叫醒大家，我出村先去看看。”说罢，快步下楼而去。

梦魁出了南北街，沿东西大街向东街口走去，隐隐约约看到人群走动，不时传来大洋马的喷鼻声。他闪身贴在一户姓黄的土墙向外观看，但见村东的鬼子兵正架小钢炮，梦魁不敢怠慢，借胡同隐身，窜房越脊赶回楼上，对区长道：

“区长，坏事了，鬼子把咱们这个村庄包围了。”区长道：

“一定是有人告了密，敌人是冲我们来的。事不宜迟，你快去叫醒大嫂及孩子，马上转移出去，敌人一定知道你的家门，进村后必然封锁你这土楼，快，越快越好。”梦魁觉得有理，马上将妻子及女儿送到徒弟霍福成家去了，等他安排好家属，回来一看，区干部都还没动地方，正听区长作战斗动员：“……能冲出一个去算一个，死也不准向敌人泄露党的秘密！”几个人同时举起拳头宣誓：“忠诚党的事业，愿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！”看到这样的共产党人，梦魁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也向区长一举手道：“我将你们护送出去，只要梦魁不死，一定要把大家护理好！”区长上前握住梦魁的手道：“梦魁，我们谢谢你！”梦魁道：“休提谢字，这才叫同生死，共患难，走吧！”说罢，带领大家翻过几道墙院，来到村东面最外围的顾来韦的小院里，大家贴墙伏身，借靠墙的秫秸作掩护，向村外观察。但见村东北摆开十二门小钢炮，三个鬼子一伍，蹲在小炮前，看着那骑马挎刀的老鬼子。只见那老鬼子嚓地抽出东洋刀来，向西一指，高叫道：“楼的干活，杀给给！”一声令下，十二门小钢炮齐吐火舌，那炮弹带着风声，“唰、唰、唰！”越过众人的头顶，向梦魁的土楼飞去，顷刻间爆炸声响成一片，火光映红半边天，

楼顶起火了。第二排炮弹又飞过去，随着爆炸声传来，楼顶炸得四处乱飞，东山墙也唿隆一声倒了。梦魁眼见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住宅为小鬼子炸毁，两眼睁得铜铃一般，低声骂道：“小鬼子甭发狂，过一会我送你们上东洋！”

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，村中居民乱了营，但听得妇女哭，孩子叫，鸡飞狗跳墙。有的村民可能想出村躲藏，被鬼子一阵机枪扫了回来。村东口不时传来受伤者的惨叫声，村四周也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，人们的哭喊声被压了下去。梦魁道：“一定是外逃的群众吃了大亏”。区委书记点点头道：“不如我们站出去，免得乡亲们受苦。”梦魁道：“说那里话，哪有白白去送死的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你们记住为死难者报仇，比站出去胜强百倍。”硬把区干部拦下了。

又停了吸袋烟的功夫，天色大亮，枪声也稀落下来。鬼子兵在那个骑马老鬼子的指挥下，开始整队集合。鬼子兵站成三列纵队，队前由三挺轻机枪开路，开始向村中进攻。村东口只剩下了炮兵在拆卸小钢炮。梦魁道：“现在是突围的时候了，大家跟上我，进了村东交通壕就什么也不怕了。”区长抽出短枪道：“随梦魁突围！”那梦魁跃过矮墙，挥动七星剑，箭步如飞，只扑鬼子兵而去，区干部七人，哪敢怠慢，尾随梦魁冲了出去。

等到鬼子发觉，梦魁已到跟前，挥剑削掉两个鬼子的脑袋，第三个鬼子返身要跑，被梦魁一个“夜叉探海”穿了个透心凉。离此有一箭之地，有个日本旗语兵，摆动两面膏药旗，“呜哩哇啦”呼叫起来，那骑洋马的老鬼子听得呼叫，战刀一指：“八路的那边，快快的！”三匹快马飞奔而来。

后面紧随着七八十名鬼子兵。此时鬼子炮兵也同区干部拼上了刺刀，可惜区干部都是短枪，只有通讯员各有一柄长枪，也顾不过来，区干部瞅空子放一枪，打倒了几个鬼子，因为用的“单打一”，再压子弹已是不及，梦魁只身抵挡三个鬼子，护住了正北面，两个通讯员各挡一面。那梦魁也是艺高人胆大，见三支刺刀，扑胸刺来，故意卖个破绽，身形一晃躲过刺刀，轻舒猿臂把三支大枪拦在腋下，右手挥剑，一个“抹身平斩”，削掉了三颗脑袋，一个鬼子骑兵，飞马抡刀向梦魁扑来，梦魁将按下三支大枪向区干部一甩道：“接枪”，持剑而待。那鬼子骑兵来得切近，挥刀向梦魁劈来，梦魁出剑迅疾，出剑截腕，削掉了鬼子的右手，洋刀带着劲风插向一旁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梦魁的剑身一转，“又步下截”，削掉了洋马的两条前腿，就在洋马向前一倾之时，挥剑一云，又削掉了一颗鬼头。乘此机会，梦魁一纵身形，跃在空中，团身空翻，一个“落鹰神剑”的招式，刺入了与区委书记拼斗的鬼子的后心，高呼道：“快向东跑！”区委书记飞步冲出了包围，那梦魁闪展腾挪，又连毙三人，撕开了包围网，高呼：“快向外冲！”众人借梦魁掩护，冲出包围向交通壕跑去。老鬼子中村少佐一见区干部冲出了包围圈，犹如那输光了赌棍，急红了眼，把指挥刀一挥：“哈牙苦！统统的上！”骑兵队放马向梦魁等人包抄过来。梦魁一见形势危急，一声长啸跃在空中，一个“江城飞花”，劈死一个骑兵，飞起一脚将那死尸踢下马去，借势落在马上，圈马冲进敌群，一把七星剑舞得雪花也相似，剑锋到处人头落地，剑尖所指前后心透，只杀日本人，鬼哭狼嚎，人仰马翻。梦魁回顾区干部等人已接近交通壕，这才怒吼一声，连斩三人，马